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世界史綱

(六)

韋爾斯著

梁思成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 界 史 綱

(六)

著 斯 爾 韋  
譯 等 成 思 梁  
校 等 松 炳 何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 世界史綱 第六冊

## 目錄

|                                     |    |
|-------------------------------------|----|
| 第三十章 亞洲七百年史（約在紀元前五十年至紀元後六五〇年間）…………… | 一  |
| 第一節 查士丁尼大帝……………                     | 一  |
| 第二節 波斯境內之薩薩尼帝國……………                 | 四  |
| 第三節 薩薩尼朝時敘利亞之衰頹……………                | 六  |
| 第四節 回教徒第一次傳來之使命……………                | 一  |
| 第五節 瑣羅亞斯德及摩尼……………                   | 二  |
| 第六節 中亞細亞及印度之匈奴人……………                | 四  |
| 第七節 中國之盛世……………                      | 七  |
| 第八節 中國智慧之束縛……………                    | 一  |
| 第九節 玄奘之遊……………                       | 二七 |

## 第三十一章 穆罕默德與回教

三三一

第一節 穆罕默德以前之阿剌伯

三二

第二節 出奔以前之穆罕默德

三六

第三節 穆罕默德以武力布教時代

三九

第四節 回教之教訓

四五

第五節 教主阿布伯克及奧瑪

四七

第六節 奧美雅朝之盛世

五四

第七節 阿拔斯朝回教之衰替

六一

第八節 阿剌伯回教徒之智識生活

六五

## 第三十二章 基督教國與十字軍

七〇

第一節 最衰落時代之歐洲

七〇

第二節 封建制度

七一

第三節 墨羅溫王朝時代之法蘭克王國

七四

第四節 西部蠻族之化於基督教

七八

第五節 查理曼爲西歐之皇帝

八四

|      |                      |     |
|------|----------------------|-----|
| 第六節  | 查理曼之人格               | 八八  |
| 第七節  | 法蘭西人與日耳曼人之分立         | 九一  |
| 第八節  | 諾爾曼人薩拉森人匈牙利人及塞爾柱土耳其人 | 九四  |
| 第九節  | 君士坦丁堡之求援於羅馬          | 一〇三 |
| 第十節  | 十字軍                  | 一〇六 |
| 第十一節 | 十字軍爲基督教之測驗           | 一一四 |
| 第十二節 | 皇帝腓特烈第二              | 一二七 |
| 第十三節 | 羅馬教皇機關之缺點及其限制        | 一二一 |
| 第十四節 | 重要教皇紀略               | 一二七 |

## 圖表目錄

|                         |    |
|-------------------------|----|
| 東羅馬帝國與薩薩尼朝帝國            | 七  |
| 紀元初年小亞細亞西里西亞美索不達米亞諸地之城市 | 一〇 |
| 拜占庭貨幣                   | 一六 |

|                      |     |
|----------------------|-----|
| 唐代之中國                | 一九  |
| 玄奘赴印度之路              | 二八  |
| 阿剌伯及其四鄰              | 三五  |
| 回教勢力之發端              | 四九  |
| 二十五年間回教勢力之發展         | 五三  |
| 回教帝國                 | 五六  |
| 查理馬斌爾時代之法蘭克領土        | 七六  |
| 紀元後六四〇年之(原)錫脫之字(英)格蘭 | 七九  |
| 衛特摩和約時之英格蘭           | 八三  |
| 查理曼帝國之歐洲             | 八五  |
| 十世紀末之法蘭西             | 九五  |
| 鄂圖大帝之帝國              | 九九  |
| 塞爾柱人之入歐洲             | 一〇〇 |
| 第一次十字軍               | 一〇七 |

## 第三十章 亞洲七百年史（約在紀元前五十年至紀元後六五〇年間）

### 第一節 查士丁尼大帝

在前兩章中，吾人所加意敘述者，主要部分乃愷撒與圖拉真所締造之羅馬帝國西部之政治與社會秩序，於四百年之短時期中，破壞不可收拾。其完全瓦解之情形，吾人已論及之。當時智慧之士，關心世道者流，處於聖本尼狄克特或卡息奧多利環境下者，必以為文明已就衰歇而將絕滅。但吾輩若放大眼光一察世界史，即可知此諸世紀，不過為社會政治之觀念及覺悟進程中一種現象，或為一種必要之現象。且也，即使此期之歐洲為災難之景象所掩蔽，然吾人須知世界尚有大部分並未陷於退化之境也。

歐洲之著作家受西方之成見所牽制，故每易抹殺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之東羅馬帝國可以垂久之處。其實此帝國所承受之遺傳較之羅馬者為古。若讀者能一觀其第六世紀時廣闊之版圖，回憶其所用語言在斯時已

爲希臘語，即可知吾等此地所論列者，名義上雖有羅馬帝國之一支，而實際上則爲希臘多德所夢想，亞歷山大所建設之大希臘帝國也。此東方帝國雖以羅馬自稱而稱其人民爲羅馬人，其所用之希臘語雖至今猶稱羅馬語。君士坦丁大帝雖不諳希臘語，查斯丁尼之希臘語雖聲調不正。然名義形式等皆屬表面之事，不能變更實際也。此東方帝國實際上爲希臘帝國者，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已有六世紀之歷史。當真正之羅馬帝國已於四百年間完全消滅，此希臘化之羅馬帝國猶能綿延至十一世紀之久，自三一二年君士坦丁大帝即位起，至一四五三年倭脫蠻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始亡。

在西部吾人見有所謂社會完全瓦解之事，在東部則未嘗有與此相當者。但見城市繁榮，田野墾闢，貿易興盛之象。君士坦丁繼爲世界最大而最富之都會者垂數百年。吾人於此，殊不能瑣瑣敘帝王之名號與其昏庸兇惡陰謀等。若輩亦如多數大國皇帝然，非以己意定國家之趨向，但爲國情所驅迫而已。前章中所論及者已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時爲三一二年至三三七年）較長之歷史，狄奧多西大帝（在位時爲三七九年至三九五年）之再統一帝國，及查士丁尼第一（在位時爲五二七年至五六五年）。此後更將論及希拉克略（Heraclius）之事焉。查士丁尼與君士坦丁，或含有斯拉夫人種之血胤。爲人有大志而富於組織能力，又頗有幸而娶才力與之相當或更優之提奧多刺（Theodora）爲皇后，后幼年曾爲女伶而有狼藉之聲名者。帝之欲恢復帝國昔日之偉大，或因此而過損其國脈。吾人前已言及彼從汪達爾人之手恢復非洲之省分，從哥德人之手恢復意大利之大部分。彼又恢復西班牙之南部。且在君士坦丁堡間建築閼麗之聖索菲亞教堂（Sancta Sophia），創設大學，製造法典（11）

與此相反者則有封閉雅典學校之事。同時更遇大疫，故在彼死時，其中興之宏業，衰頹頗速，竟如曇花一現而逝。是時意大利之大部分爲倫巴人所侵入而淪入其手。然意大利至是本已荒涼如沙漠，據倫巴史家之言，則其同族人所入者無人之境耳。阿乏爾人及斯拉夫人自多瑙河區域南下，現今之塞爾維亞，哥羅西亞（Croatia），達爾馬提亞等區，皆爲斯拉夫人所據，至今日爲南斯拉夫人更有進者，此帝國與波斯之薩薩尼帝國之大爭鬭，亦始於是時。

（一）歷史家認此事業頗有重大之關係，本書之校訂者中亦有一人持此見解。吾人常聞羅馬對於人類文明主要之貢獻即以法律爲基礎之社會觀念也，而查士丁尼此舉猶爲羅馬人立法天才登峯造極之一點。作者不敏，不能衡羅馬人法治主義對於人類之特別價值。蓋彼視現有之法律，實以舊有之習慣，任意之規定，人造之假設，處置人類之關係，頗覺陳腐不堪使用。彼深信將來全部法律之理論及實施，必運用發達完善之社會心理學，以科學概念視人羣社會爲一種發達不已之組織，以道德及知慧之教育爲確定其關係之制度。故彼實不敢賞識今日之法律及法律家。彼既持此見解，則其忽視查士丁尼而未能予羅馬之全體以相當之價值，乃必然之勢矣。

然吾人欲敘述波斯人第三次至君士坦丁堡附近，及六二七年波斯人大敗於尼尼微勝負遂決等戰跡，必先略記安息時代以還之波斯歷史。

## 第二節 波斯境內之薩薩尼帝國

吾人曾將羅馬帝政之四百年短期歷史與幼發拉的底格里斯二河流域間帝政之經久元氣作一比較。又曾瞥見亞歷山大征服地東半部有希臘化之大夏及塞琉卡王朝。又曾言及紀元前最後一世紀時安息人之侵入美索不達迷亞。對於卡里之戰及革拉蘇（Crassus）之結果亦曾加以敘述。此後二百五十年間，安息人之阿薩栖茲王朝峙於東羅馬峙於西亞美尼亞及敘利亞介乎其間，其疆界恒視其兩方強弱向東西而移動。羅馬帝國之版圖當圖拉真在位時向東擴張最遠，（參看第二十八章第三節之附圖），而大月氏人（參看第二十八章第四節）亦於同時侵入印度。

阿薩栖茲朝於二七年遭一革命，由更有力之薩薩尼朝起而代之，此蓋波斯本國人所建之朝代也，其始祖曰阿爾達希第一（Artashir I）。阿爾達希第一之帝國有一特點可與百年後君士坦丁大帝之帝國相比擬，即阿爾達希亦力謀以宗教上之一致統一國家是也。其所採取之國教為波斯舊來信仰之火祇教，關於此教當於以後再論。

薩薩尼新帝國不久即具侵略之趨向，沙浦耳第一（Sapor I）繼其父阿爾達希之位後即取安提阿。發利立安皇帝之敗（事在二六〇年）而發虜，吾人前已言之。當沙浦耳勝後退向小亞細亞時，驟遇帕米拉（Palmyra）王阿剌伯人名奧得內塔斯（Odenatus）為其所敗。帕米拉者，大沙漠貿易之中心也。

奧得內塔斯常國之後，其寡后則諾比亞（Zenobia）繼之，在此短期內，帕米拉介於兩帝國之間稱強國焉。後爲皇帝奧利連所攻下，繫則諾比亞至羅馬城以揚其勝利（事在二七二年）。

此後三百年間薩薩尼朝之興衰，茲不贅論。在此全時期中，波斯與君士坦丁堡之帝國戰爭，小亞細亞受其蹂躪，元氣大衰。基督教傳播雖廣，然備受迫害。蓋自羅馬受基督教所化之後，波斯之皇帝巍然爲世界獨存之神王，其視基督教不啻爲與彼相抗之拜占庭帝國之宣傳。故君士坦丁堡爲基督徒之保護者，而波斯則爲火祆教信徒之保護者。四二二年間，二帝國曾訂一條約，拜占庭帝國允寬容波斯教，而波斯則允寬容基督教。四八三年，東方之基督教徒有一支分離正宗教會而爲景教，遺傳教團遠至各處，亞洲之中部及東部皆其所及。此次分離使東方之主教不受拜占庭大主教之統轄，遂令景教免於背叛波斯政府之猜忌，故波斯間之基督教得有完全之自由。薩薩尼朝之強盛時期在其末葉科斯洛尼茲第一（Chosroes I）之時（五三一年至五七九年）。王與查士丁尼並世，二人之政績亦可以相媲美。改良賦稅，恢復波斯正教，從阿比西尼亞基督教徒之勢力中挽回阿拉伯而擴張帝權於其南部（也門）。北則擴充領土至於西土耳其斯坦而與查士丁尼屢起戰爭。王甚賢明，故查士丁尼封閉雅典之學校後，希臘哲學者咸來依之。孔子之所謂賢者在位，柏拉圖共和國之哲學家爲君，此等希臘學者之視科斯洛尼茲庶乎近之。此等學者對於波斯教較之對於希臘教尤覺索然無味，而五四九年科斯洛尼茲與查士丁尼訂休戰條約時，即惠然加入一條文，許此輩回希臘，且保證其安全，使能專心從事其不合國家之哲學，及不因暫時間有趨向波斯之行爲而獲罪焉。

初與科斯洛厄茲聯盟，繼與君士坦丁堡聯盟者，有中亞之一新族爲匈奴之別種，卽土耳其人是也，其始見於歷史，卽在此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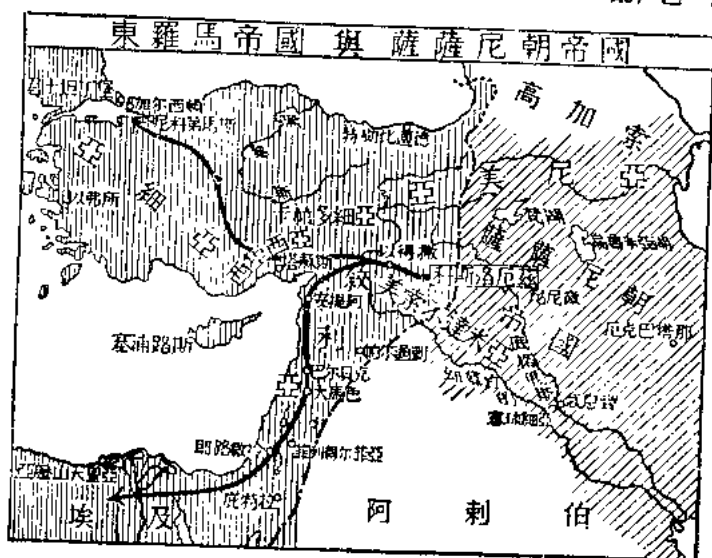
科斯洛厄茲第二（五九〇年至六二八年）者科斯洛厄茲第一之孫也，以一身而逢極盛極衰之運。其始也，威加君士坦丁堡之帝國，赫然一時，曾三次抵加爾西頓（Chalcedon），以窺君士坦丁堡。（事在六〇八年、六一五年及六二七年）；取安提阿，大馬色，耶路撒冷三城。（事在一六四年）；從耶路撒冷攜一十字架至其國都忒息豐（Caesarea），蓋耶穌受刑於其上之真十字架云。（但在羅馬城又另有所謂真十字架者，係君士坦丁之聖母赫勒拿太后從耶路撒冷取去者云。）六一九年，科斯洛厄茲第二征服柔弱之埃及，然其進行卒爲希拉克略皇帝所牽制而中止。希拉克略以六一〇年卽位，欲恢復君士坦丁堡之武功，曾有一時因養精蓄銳而避去戰爭。迨至六二三年乃奮勇臨陣，是後連敗波斯軍，以六二七年尼微之戰爲最著。然彼此均無完全勝敵之能力。雖拜占庭獲勝之師已入美索不達迷亞，然波斯福魯海峽之間猶有波斯之一軍未敗也。六二八年科斯洛厄茲爲其子所篡弑，時兩國已疲乏不堪，而勝負尤未決，乃於一二年之後定一和平條約，希拉克略取還真十字架，以隆盛之典禮仍置之於耶路撒冷城。

### 第三節 薩薩尼朝時敘利亞之衰頹

吾人已將波斯及拜占庭帝國之歷史中重要事實簡略敘述一段，其較有趣味而難於描寫者，則此時兩大帝

國中一般人民生活上所起之變遷是也。吾人知此期之第二世紀及第六世紀有大疫流行於世界，唯其詳情已不甚可考。總之人口必爲之減少，社會秩序必爲之紊亂，與見於羅馬帝國及中國者相同，則可斷言者也。

賽克爵士 (Sir Mark Sykes) 在其回教國王後之遺產 (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 一書中，以生動之筆墨述近東人民之生活在此時期中之狀況云：「政府管理軍事籌措國用之事已不足以繫時人之心，雖有愚頑沉湎殘暴獷狂曠野之夫，見棄之婦人，執政而肆其威虐，然美索不達迷亞，巴比倫及敘利亞間，人口繁盛，商務發達，河堤修治，建築大興，敵軍之久據此地，異族之更迭來宰是邦，皆不足以遏止其發達。各農人皆注意於其所屬之鄉，各市民皆以其本邑之發達爲念；有時敵軍入境，苟操必勝之券而履行其契約若輩反認爲滿意。」然若北邊告警，(一)則必屬可懼。於是鄉人皆逃。



入城，遠見煙火起處，即知其地已受彼游牧民族之蹂躪矣。但無論其損害如何，祇求河渠不受破壞，即不難恢復，就實際而論，此等河渠之建築亦極其堅固精審，不易受損也。

〔一〕蓋謂條耳人自土耳其斯坦進窺，或阿乏爾人自高加索入犯也。

「在亞美尼亞及本都間生活之情形則異於是。此二邦皆爲山區，居其中者爲兇猛之民族，或有勢力之土豪爲酋長而隸於統治之君；在河谷及平原間居住者則爲從事耕作之民，供給經濟上必需之物。……西利西亞及卡帕多細亞在此時已完全受希臘文明之影響，富庶而文明之城市甚多，此外更有商船甚多。從西里西亞而至赫勒斯滂海峽則見地中海沿岸富庶之城市及希臘之殖民地林立，五方雜處，其思想語言皆具世界性，各城市各地域皆有其雄心，蓋希臘人之本性使然也。此希臘地帶從加里亞展至博斯福魯海峽，沿海岸而達黑海之西哪坡（Sinope），此後漸漸混入他境，以至於不可分辨。

「敘利亞分裂爲多數小侯國及自治國，如鋪被塊然，從北方極野蠻之國康瑪其尼（Comma gene）及以得撒（Edessa）（即今之烏爾發 Urf）起。在其南者爲班拜斯（Bambyce），蓋一僧治國也，有極大之神廟焉。向海岸處有稠密之人口居於安提阿、阿帕米亞（Apamea）及厄麥薩（Emesa）（即今之和謨斯 Homs）等城，其外之荒原中則有塞姆族人之大商業城市，帕米拉在焉，以地當安息與羅馬之間，爲中立之貿易地，因能積財富而漸致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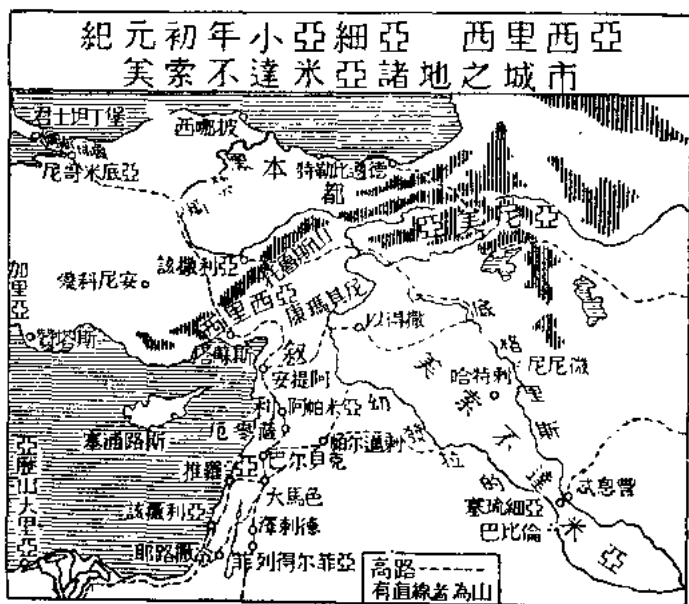
大黎巴嫩及安替黎巴嫩 (Anti Lebanon) 之間，希力奧坡力 (Helipolis) (即今之巴爾貝克 Baalbek) 在焉，此時正具無上之光榮，其破碎之遺跡，至今尤足令人稱贊也。……向內則有澤刺薩 (Gaza)，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即今之阿芒 Amman) 等名城在加黎利間，有鋪石之道路及巨大之水渠以聯絡之。……至今敘利亞間猶多當時之遺蹟，吾人不難想見其文化爲何如也。希臘之藝術輸入此間已久，發達至宏大之境，幾流於俗，不可耐之境。其裝飾之富麗，用度之奢靡，富力之煊赫，皆足以表示塞姆族人之耽於快樂而嫻於藝術其嗜好所在，昔猶今也。吾嘗徘徊於帕米拉之廊柱間，餐於塞西爾旅館 (Hotel Cecil) 之內，雖後者係以鐵建築而塗之成假木，假聖假金假絨假石之類，然其美一也。敘利亞間之奴隸甚多，故可用之以作人工之建築，惟其藝術精神之凡庸，竟與機器所製之物無異。與城市之居民相映者爲鄉村之居民，其泥石牆垣中之生活與今殆無稍異。在遠處之牧場中，貝督英人以飼畜爲業，行動自由，戴其同族人之納巴替安系 (Nabatean) 爲君，負保衛及大商賈貿易經紀之任務。

「在牧人所居之地面外，即爲焦枯之沙漠，天然成一不可越之障礙，使幼發拉的河後面之安息帝國不易侵入。至幼發拉的河一帶，則有多數大城，如忒思豐 塞琉西亞 哈特刺 (Hatra)，逆失賓 哈蘭 (Harran) 及其他已失名之城甚多。此等大城市食物之取給地，爲穀類極饒之美索不達迷亞，其間之灌溉有賴於溝渠，而其時之溝渠爲何人建築，在當日已湮沒不彰。巴比倫及尼尼微之盛時至是已成過去。繼起之波斯及馬其頓君主久已去世，安息起而代之。然其人民，及其壅閼之狀況，猶與昔日居魯士初征服此地時所見者無異。城市間所用之語言爲希臘。」

語，而塞琉息亞問文雅之市民，且能批評雅典之哲學及悲劇。然數百萬之農民，大概對於此等事所知無多，正如今日厄色克斯（Essex）之農民對於倫敦發生之事，大概茫然也。」

彼又以七世紀末之狀況與此時相較云：

「敘利亞至是已爲貧苦之鄉。雖仍有大城，市人口尚多，然其頹敗之象，已無公衆財力以消除之。大馬色及（亦作達馬士革）耶路撒冷久遭猛烈之圍攻，所受之影響甚巨，難以恢復舊觀。阿芒及澤拉希（Zarah）在貝督英人統治之下，已衰頹而成荒村。豪藍人（the Hawran）當圖拉真時代之繁榮景象，至是或尚有存者，然此時簡陋之建築及粗糙之刻石，皆足以表示其衰微之象。沙漠外之帕米拉已成空曠寂寥之城，但餘古堡戍兵而已。在海岸及黎巴嫩山間，猶可見從前



人侵襲不絕，陷於敵人之手中者又十五年，遂以至此。農業必已衰頹，益以瘟疫流行，又有種種苦難，人民之數大減。  
「卡帕多細亞已於不知不覺中淪入野蠻之境；諸會堂及城市，因此間愚魯之鄉人無力修理或恢復，已夷爲平地。阿那托利亞半島 (Anatolian Peninsula) 爲波斯之軍所蹂躪，諸大城市亦大受其劫掠焉。」

#### 第四節 回教徒第一次傳來之使命

科斯洛厄茲第二死後，希拉克路方從事於恢復敘利亞之秩序，常其與波斯訂最後之和約以前，忽得一奇異之書信焉。傳命者騎馬至遠處，來見帝國之前哨於大馬色南曠野間之波士特拉 (Bosra)。其書信爲阿拉伯文，沙漠南部游牧民族所用之一種塞姆族語也。帝所得者大概經人傳譯——譯者大概以懇求之詞達之。

此爲一種奇特之要求，致書之人乃「上帝之先知，穆罕默德其人」(Muhammad, the Prophet of God)。穆罕默德似於其書中要求希拉克路承認唯一之真正上帝而爲之服役。此外所言者，皆泛詞也。

帝得此書後如何處置，無記載可考。大概置之不答。帝或發肩微笑，認之爲有趣之軼事而已。

但在忒息豐間則有多人知此穆罕默德較詳，彼係一可厭而且詐僞之預言者。彼曾勸阿拉伯南部富庶之也門省反抗其王中之王。是時喀瓦德 (Kavadh) 在位，方汲汲經營國事。彼嘗篡其父科斯洛厄茲第二之位而竊之，欲重振波斯之武功。彼亦得一書信，與希拉克路所得者大概相同。彼見之大怒，撕其書，擲於使者之前而驅之。

當使者以此事覆命於麥地那污穢小鎮間致書之主人時，主人勃然怒曰，「噫上帝乎！彼固若是之無禮乎！吾